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

第四回 透消息托故避干連 乘危急巧辭圖攘奪

且說餘有聲自從得了述農留下一條之後，心中十分疑惑，通宵不寐。次日一早起來，便進城去尋述農。誰知尋到述農家時，家人說是昨日出城未回，有聲悶悶不樂，只得仍舊出城。走到四牌樓地方，恰好與述農相遇。述農道：「我昨夜在你尊處留下條子之後，恐怕你今早不肯就進城，所以我在朋友家借住了一宿，一早就去訪你，說是你一早就出去了，我便料得你是找我來了，便趕著進來，恰好在這裡相遇。」有聲道：「請教有甚要事？甚麼禍機不禍機？我昨夜一夜不曾睡，今早特來請教。你說得那麼利害，我焉有不在心之理？」述農道：「路上非說話之所，我們找個地方坐了好細說。」說著相將繞到邑廟，在鶴亭茶室泡了一碗茶坐下。

述農道：「那喬子遷金礦招股的事，是個騙局，你知道了麼？」有聲吃驚道：「你是從那裡打聽來的？」述農道：「此刻山東撫台已經派了委員到上海來查辦，暗查了幾天，昨天又親到局裡去打聽，一切底細都知道了，只怕日間就要發作。倘使發作起來，封屋拿人，豈不是連累了你？所以我急急的關照你，快點離了那局，免得無辜受累。」有聲道：「委員是那個？」

怎麼我不見有人到局來查？」述農道：「你已經同席吃過了酒，還做夢呢！那個魯薇園可不就是？」有聲吃驚道：「他說是來附股的呢！還有一個李開士。」述農道：「還不虧了開士，我才得了信息。這開士是大馬路豐盛祥金子店的東家，薇園到了，便住在他店裡。恰好開士和我是認得的，我出城總到他那裡坐一會。前兩天我就知道有一個山東委員住在他那裡，卻不知是辦甚麼事的。昨天我又出城，開士和我談了一會，便道：

『我此刻要和薇園去串一齣戲，少陪你了。』我問他串甚麼戲？」

他便告訴我，說要到鴻仁裡金礦局去認股。我說：『認股是正事，怎麼說是串戲？』他才逐一告訴了我。原來他們是個騙局，所以開辦了幾個月，從不曾登過一個招股告白，須知是個見不得人的事情。山東的招遠金礦，人家在那裡好好的官督商辦，已是一個成局，股分早就招足了。他卻冒了人家的名，在這裡招股。那邊辦的是廣東人，須知這裡上海廣幫人最多，又是個往來要道，通商碼頭，他在這裡招搖，自然要被那邊知道了。人家得了信，便稟了撫台，認了委員盤費夫馬，請派人來澈查。我得了這個信，等他們去過半天之後，便去找你，要告訴你這件事。不料找你兩次都不在家，只得留下個條子，約你進來。」

有聲道：「我此刻怎麼辦呢？」述農道：「薇園昨夜已經擬了一個長電稟復，昨夜譯了一夜電碼，還未譯完，大約今天下午這電報要發出去的，總要明後日才有回電。你此刻回去，只說家裡有甚緊要事情，即日要動身回去，就先把手行李搬到我家裡再說。你搬了出來，憑他怎樣辦法，總好商量，不然鬧在一個窩裡，豈不是費了手腳麼？雖然你是受他聘的，不與同謀，事情總有分出皂白之日，然而等到事情明白，已就吃了眼前虧了。」有聲道：「這個辦法甚好，只是打攪尊府不當。」述農道：「你此刻有心腸說客氣話呢！快點去罷，我在家裡等你，你下午搬來就是了。」有聲謝過了，兩人給過茶錢，分路別去。

且說有聲出得城來，就坐了車回到鴻仁裡，免不得要裝出滿面愁容，向子遷說謊，只說接了家中來信，說有要事，囑令火速動身，恰好今天有船，即日要走。子遷愕然道：「怎來的那麼巧，兄弟日間正打算到山東走一遭，免不得帶著仲英去。」

恰巧有翁有事，這便怎處？」有聲也躊躇道：「這便怎處？」

「沈吟了一會，又道：『不知子翁有了行期沒有？兄弟回去，倘使沒有十分大不了的事，仍舊可來。大約往回的日子，也不過半個月，二十天光景罷了。』子遷道：『行期是不曾定，大約也就不遠。有翁一定要走，總望早點來的好。』有聲答應了，便自去收拾一切。」

剛剛午飯過後，電局裡的信差送進來一封電報，上面寫的是：「濟南電報，送上海鴻仁裡金礦局喬。」有聲接在手裡，吃了一嚇，暗想道：難道有那麼快的回電麼？莫是發作了？忽又轉念道：就是發作了，回電也不到此地。一面想，一面撕下簽字條，簽了字，交來人帶去。子遷便取了那電報自己去翻。

有聲便樂得自己檢點行李，過了一會，子遷大約已翻過電報了，面帶不豫之色，叫自己的包車夫帶了車子去接伊紫旒來。一會兒紫旒到了，和仲英、子遷三個唧唧噥噥了半天。紫旒便過來再三挽留有聲，說是子遷接了濟南電報，催著動身，往來也無非一個多月，有翁可否留在這裡招呼一切？有聲聽了述農的話，已經透底明白，如何肯留？聽得紫旒這話，疑是事情已經發作，巴不得一步跨出了大門，脫去自己的干係。便說道：「兄弟非不肯留，實因接了家信，說是有要緊事，催著即日回去，到底有甚麼事，信上又不提起。此時歸心似箭，是以萬不能留，尚容日後補情罷。」紫旒見十分留不住，便又去和子遷唧噥去了。

有聲趁此，便叫人來挑了行李，向子遷等告別，徑到述農家去，暫住不提。

且說子遷所接的電報，原是他一個同鄉父執所發的。這個人姓田，表字仰方，是一個山東候補知府，向來與子遷的繼父喬木最為交好，子遷奔喪到濟南時，他也當子遷是自己子姪一般的教訓。子遷與各父執之中，也只怕的是仰方一個。這仰方本是江南一個名士，在山東也很有點才名，近來奉撫憲委了本署文案。到差之後，除了辦公事之外，閒暇時不免翻檢舊日案牘。無意中檢著了人家告子遷冒名招股的一個稟貼，那稟尾已經批了「所稟如果屬實，殊與商務有礙，仰候委員前去查辦。」

云云。仰方見了，倒是一呆，暗惱子遷不肖，怎麼這等胡鬧？」

在幾個同事當中細為打聽，才知道前次奉委出差的魯薇園，便是查辦這件事的，心裡又代子遷著急，萬一送到官司辦起來，還不是把他老子一生的清名都掃盡了？越想越代他擔憂，又是惱，又是恨。然而相隔數千里，要責備他也無從責備。薇園雖是相好，本可以代他請托，怎奈又不知他到上海住在甚麼地方，無從通信。再取那張稟貼細看一遍，因想起一個法子：姑且照那稟貼上所開的鴻仁裡地址，打一個電報去通他一個消息，然後寫一封信給薇園，也寄與他轉交便了。想定了主意，便一面發電，一面發信。

田仰方此舉，雖非正辦，也算他盡了交情，較之一班人在人情在的，以及一班見面六月，背面臘月（二語京師諺，六月、臘月，喻冷熱也。）的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。閒話少提。且說子遷譯出那電一看，只見電文是：

金礦招股事發，憲委魯薇園查辦，宜防。仰方。

子遷見了這十七個字，嚇得心頭小鹿亂撞，又不敢被有聲知道，仲英是商量不出主意的，所以請了紫旒來商量。紫旒看了這電報，也是一嚇，道：「原來他甚麼五百股、一千股，卻是來試探的。此刻沒有別法，只有將我昨天的中策借來一用，你二位只推到山東去，暫時避開，留下有聲在這裡，借他擋一擋鋒頭再說。好在他是聘請來的，想不致十分難為他。」子遷道：「有聲今天早起便接了家信，說家裡有甚麼要事，今天馬上就要動身，如何留得他住？」紫旒愕然道：「難道他倒先得了信？不然，那有這等巧事？且待我留他一留看。」及至留有聲不住，等有聲去了，三個人又重新商量。仲英便道：「據我看，也無須商量，只要把房子一搬，搬到新房子之後，我們就不掛那兩扇牌子就完了。」紫旒暗想：這個法子本來是可以行得的，好在薇園不曾拿著他招股的憑據，只須避開了就完了。

然而如此一辦，未免大便宜了他兩個。因說道：「只怕有些不妥。你叫人搬家，總要告訴他搬到那裡，又要叫管房子的來還他房子，他們何難打聽出來？況且你兩位又和他當面見過，同過席，彼此都認得的。你們這件事本來也錯在當初，倘使你們指東說西的胡亂說一個甚麼地方的礦倒也罷了，偏要冒了人家的名，所以才有今日。難道你避了面，人家就放手不成？」

子遷道：「依紫翁要怎樣才好呢？」紫旒沉吟了半天道：「實在沒法。依我看，只有硬挺著等他來，事到臨頭再為設法罷了。」

子遷道：「這個不妙。倘是可以硬挺的，我那老世伯也不打電報來了。」紫旒又取過那張電報反來復去看了幾遍，道：

「這『事發』兩個字怎麼講呢？是被人家告發呢？還是上頭訪著呢？若是上頭訪著的，還可以設法賄囑薇園，含糊稟復；若是被人家告發的，那就是薇園肯照應，也沒法想了。電文又簡略，山東又遠，我又不能料事如神，除了硬挺之外，總不免要吃點小虧。」子遷道：「吃點小虧有甚要緊？只要先設出法來。」紫旒又沉吟了半晌道：「除了硬挺這外，實在無法。須知這件事不止招搖撞騙，還是敗壞商務，有關大局的。除非不發作，這一發作起來，你就是走到天邊，也逃不了的。」

幾句話說的子遷益發慌起來，又埋怨仲英不該出這個壞主意，此刻弄來的銀子不滿二萬，倒用了三四千了。仲英默默無言。紫旒道：「你二位膽小，何妨暫時避一避，等我來替你們硬挺一挺。倘使挺得過的，憑我的本事，不定那個礦當真歸了我們辦；倘使挺不過，我也有本事不吃他的大虧。」子遷大喜道：「那麼好極了，就一切費神。」紫旒道：「可有一層：費神是我的事，費用可是子翁的事。」子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不知要多少費用？」紫旒道：「這個那裡論得定，薇園要打點，衙門裡要打點，還有這局子裡的開銷，我看至少也要三四千呢！」

子遷此時巴不得脫了身，便道：「那麼我就留下三千銀子便了。」

紫旒沉吟道：「我算了一算，恐怕不夠，你何妨多留點下來，好在用不完我可以還你的。」子遷道：「那麼我就留下四千罷。」

但是我們避到那裡呢？」紫旒道：「事不宜遲，要走就走。此刻已經三點鐘了，附船到蘇州還來得及，你兩位就到蘇州走一趟罷。地方近點，通信也容易。」子遷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就馬上動身。」紫旒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子遷便連忙叫人收拾細軟及隨身行李，留下了四千銀子給紫旒，隨即辭別。紫旒道：

「恕我料理此地事情，不能相送了。」子遷連道不敢。帶了仲英，附內河小輪船到蘇州去了。